

王朔 蘇雷

GUANGGAOREN

廣告人

上

人民中國出版社

王朔 蘇雷

GUANGGAOREN

廣告人

下

人民中國出版社

“不当总统，
也要当广告人。”



ISBN7-80065-330-7/1·250 定價: 13.50 元



“不当总统也要当广告人”

《广告人》

上

王朔 苏雷 著

海马影视创作室

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3 北京

I235.2
4
3

“不当总统也要当广告人”

《广告人》

下

王朔 苏雷 著

海马影视创作室

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3 北京

(京)新登字 133 号

广 告 人

王 朔 苏 雷 魏 人 著

*

海马影视创作室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中铁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22 字数:450 千字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7-80065-330-7/I·250

定价:13.50 元

目 录

一、大师	3
二、愿者上钩	25
三、知音难寻	52
四、战争的规则	74
五、宛若辉煌	91
六、不想背叛你	122
七、人不可貌相	143
八、最贵是真情	164
九、选美大赛	186
十、生活在别处	208
十一、残酷的事业	231
十二、寒冷克星	251
十三、兄弟情真	271
十四、花明柳暗不是村	299
十五、人心难测	323
十六、情叶归根	342
十七、帮人累死人	365
十八、征婚	396

十九、开张大吉	415
二十、减肥中心	436
二十一、胸部的难堪	454
二十二、久久的三十秒钟	474
二十三、外面的世界很惊险	495
二十四、无法撤退	519
二十五、新来的天才	541
二十六、恶人恶治	567
二十七、说不清道不白	587
二十八、梦在失落	614
二十九、真假之争	632
三十、一发千钧	649

十六、情叶归根

林镇在厨房水池前洗一大堆盘碗。白静在大屋钢琴前练声——唱的是“卡门”片段。在厨房内隐约听到电话铃响。

林镇：“电话吧?!”

白静：“啊。”继续唱。电话铃继续响。

林镇边拿布擦手，边走出厨房：“接一下儿呀你！这么会儿功夫儿能担误你多大事业呀？”

白静：“我又不是你秘书！管你那闲事儿呐！一天到晚破电话没个完！烦死了！”继续唱，林镇在旁边费劲地通电话。

林镇对话筒：“请等一下儿。”捂住话筒，对白，“捣乱啊?!”

白静：“你愿意在这儿接怪谁呀?!”

林镇：“那屋电话坏了!”

白静：“厕所有!”

林镇起身：“真他——不像话!”进厕所，关门，坐马桶上继续通话，“……我也看出来了。他要没诚意就算了！这也不是谁哈谁的事，做买卖跟结婚谈恋爱一样，得两厢情愿。他老牛哄哄地摆谱儿，咱也别那么下贱！不行就吹呗！”林镇打电话期间，白静在这边儿时而放轻音量，侧耳谛听那边儿的话声。林从厕所出来后，她音量恢复正常。林来到钢琴前注视白。白旁若无人闭眼练声。“咣”地一

声，林镇手掌砸在一片低音区琴键上。白静吓了一跳。

白静：“干嘛你！”

林镇：“这儿不是声部室！白静同志。”

白静：“这儿不是办公室！林镇同志。”俩人对视片刻。

林镇：“你想干，么呀？！在外头乱乱轰轰一天了，回家也讨不了清静——”

白静：“噢你还知道这是你家呀？！你多少天没回来吃饭了？你用的那些碗都长毛儿了看见了吗？我就不给你刷——”

林镇：“用你了吗？！没你我还能活不成啦！”说完欲走。

白静将琴盖猛地盖上：“活得更好我知道！你早就盼这一天了是吧！你巴不得我一头栽进乐池里脑浆子跟一碗豆腐脑儿扣地上似的吧！”

林镇：“干嘛呀你！虚构一派血淋淋的景象供自己在其中享受富有刺激性的痛苦！我没这闲功夫陪你逗闷子！”又欲走。

白静：“站住你！站住！”

林镇站住：“喊什么喊什么？！知道你是女高音啊，留着点儿嗓子上台吼‘卡门’去。这儿不是你展示才华的地方！”

白静：“你还少用那些个野蛮的词儿玷污我们艺术！你们生意人才‘吼’呢！为了蒙人钱财你们什么漂亮话儿‘吼’不出来呀？！你知道我们院的人都说你们什么嘛——伪劣产品的帮凶，坑蒙拐骗的英雄！——你以为我看得起你呀？！哼！”

林镇走回来，站在钢琴旁，抚摸琴身。突然转身来到

电话旁，急速拨号。白静不解地望着他。林镇对电话说：“喂？‘利康搬家公司’吗？……噢请问你们有没有只拉一件物品的业务？……啊，就一台钢琴，嗯立式的——”白静扑过来将电话按死。

白静：“干什么你疯了？！”

林镇：“成全你呀！让你洁身如玉，不染指你看不起的人靠坑蒙拐骗弄来的脏钱购置的脏物！”

白静：“不！我不！就不！”

林镇：“啧，人多么容易堕落啊！转眼间就从崇高的精神境界出溜儿到卑贱的物质贪欲上了。”

白静：“我是为了艺术！”

林镇：“我为的更是艺术！我的艺术是创新，是前人没走过的路！我看得起我这行道！要抢开了说，你们的艺术是什么呀？比才一八七五年就死了，你们唱他一百多年前的老调子有什么可威风的？！——整个儿一守旧！我还看不起你呢跟你说吧！”

白静：“你，你。”

林镇：“我怎么着？腰缠万贯财路正当！是个一身正气不怕诋毁的‘广告商’没我你连这空心儿的都买不起！”拍了下钢琴，想走，身后传来白静的哭声。林意识到自己话有点儿过头，折过身，来到白身旁。“哎，哎，咱甬掐了行不行？都成这楼里的吵闹楷模了。‘居委会’刘老太太说群众反映楼里有个‘狮虎山’。啊？”拍拍白静肩头。

白静猛躲身子：“没错儿！就是‘狮虎山’，我守了个无情无义的野兽！”

林镇皱眉：“你这一张嘴就是绝活。”

白静：“那也没你干得绝！跟你说吧林镇，这日子没法儿过了！自从你弄起了那个破公司，我、我就跟个寡妇差不多了！呜……”

有人敲门。林镇冲白静噓了声。走过去开门。门外立着个一看就好事儿的老太太。

林镇：“噢，刘大妈，有事儿吗？”

刘老太太：“啊倒没啥大事儿，就是啊前几个街道办事处开了个会，不立冬了嘛，啊要防火。我这闲了事儿过来通知一声儿，嗯——看看阳台上有啥易燃的物件——”说着就想往屋里拱，林镇铁塔般封那儿。

林镇：“啊不麻烦您了，您够累地。我阳台上就放两鱼缸，着不了。”

刘老太太：“噢那就好，那就好。（忍不住直说）我怎么刚才听着——像是有人——”

林镇：“噢，录像。港台片儿都那么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地——”白静闻之此言，在屋里果真禁不住破涕而笑。“是吧！”

刘老太太：“噢——还像是钟楚红头些年儿演的吧？那行了、行了，歇着吧。”~~走开。林镇关门回来。~~

林镇：“乐了？”

白静：“乐也没跟你乐！”

林镇：“行了行了，咱都少说点儿吧，~~看来我得请人写个‘忍’字儿，大大地，糊它半壁墙——~~”

白静：“‘忍’?! 我让你忍什么了？忍气吞声了还是忍受折磨了?!”

林镇：“你看你看又来了吧？我是说咱俩都得忍一忍火

978990

气，甬外头受了气回家撒来。都老夫老妻的了——”

白静：“你才老呢！我不老！”

林镇：“好好，我老、你不老行了吧？”

白静：“不行，就不行！我心里堵得慌，你得给我赔不是。”

林镇：“啊啊，我的不是行了吧？”

白静：“那也不行！你得给我捏捏脖子！”

林镇：“哎哟我天！心里堵得慌碍脖子什么事儿啊？哪儿？”给白捏后脖颈。

白静：“啊、啊，对、对，使点儿劲儿；哎轻点儿……你对我太狠了林镇！”

林镇松手：“不捏了！费了半天劲还落个心狠手毒。真难伺候！”

白静：“我说的是你刚才，钢琴！”

林镇大笑：“我都不知道拨哪儿去了——居然还通了！那边儿一个劲儿‘啊？啊？啊？这不是‘利康’，这不是‘利康’。”

白静也笑：“真坏你！”

林镇打哈欠：“困了、困了，睡、睡。”

白静：“不行、不行！还没谈完呢！不让你睡！”

林镇：“床上谈行吗？”

白静注视林，柔情地：“我烧水去。”

厕所里。林镇正刷牙。电话铃响。在卧室里，白静身穿睡衣坐在床沿两臂相交就是不接床头柜上的电话。气鼓鼓地，破电话！非掐了不可！

林镇慌忙吐嘴里的沫子，拿起厕所里的电话：“喂？”电

话里一个男人的声音：请白静接电话。林镇叫白静：“你的！”

白静忙抄起话筒：“噢噢，孙大年，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对方：“昨天。你是我第一个打电话的人。”

白静：“啊，谢谢。还走吗你？”

对方：“不啦！在外头跟丧家犬似的；还是在国内呆着踏实。哎，听说你要上‘卡门’了是吗，祝贺你！”

白静：“没最后定呢，院里跟赵桂琴也打招呼儿了。这次业务汇报完了再决定谁上 A、B。”

对方：“她呀！我给她弹过，一上高音那声音跟闹猫似的！不行、不行，绝不是你对手！”

白静笑：“真有意思你！对了，最近你忙吗？”

对方：“看怎么说了？反正别人要这么问，我肯定说忙得要死；你嘛——那还有什么说的？”

白静：“那麻烦你给我弹伴奏行吗？我们院那钢琴太差了！他心律不齐，节奏也跟着乱晃；让人根本张不开嘴。行吗？”

对方：“没问题！哪天合？”

白静：“明天就开始行吗？”

对方：“行。哪儿啊？”

白静：“就我这儿。”

对方：“嗯——方便嘛？”

白静：“那有什么不方便的？我爱人每天一早就走，雯雯在她姥姥家。”

对方：“噢那太好了！明天见。”

白静道完再见放下话筒，林镇已在旁伫立多时了。

林镇歪头看白静，装白的嗓音：“我爱人每天一早就走，来吧！可方便了！”

白静笑：“去去！讨厌！人是正事儿！就你想得多！（幻想地）他弹得棒极了！托得你呀——想没激情都不行！”

林镇玩笑地：“看来什么条件都具备了！丈夫不在，还能把人‘激情’托出来。”不玩笑地，“噢他回来了，去哪国来着？”

白静：“法国。据说他在那边儿混得不怎么样，在酒吧弹琴混饭吃。他出国就是为了志口气，他老婆不跟了个英国人跑了嘛；你能出国，哈！我也出去让你瞧瞧——肯定这么想的！”林镇面部出现若有所思之情，“想什么呢你？”

林镇：“别让他穿我拖鞋。”

柯文正拾掇桌上的东西，林镇过来，放在桌上一摞资料。

林镇：“把这打一下，明天交给我；罗嗦的地方你删喽。这厂子的秘书保证是个小白脸儿，学了点儿词儿就以为自己是个文人墨客了，不乱拽一气他不自在。”

柯文：“咱们，稿儿纸不多了，是不是——”电话铃响，拿起，“喂？喂！怎么没声儿了？！这电话，有毛病，老这样儿。对了昨天晚上我回家，我爸说他接了一个聋子的电话你说好玩儿不好玩儿？”

林镇：“聋子？聋子打电话？”

柯文：“啊！他要搬家公司串到我家了，说要抬个钢琴

我爸说这儿不是搬家公司可他叽哩咕噜说个没完最后挂上了。”

林镇：“你昨天怎么回那么晚呀？十点了吧？哪儿玩儿去了？”

柯文：“你怎么知道我回得晚呀？！盯梢儿了？”

林镇自觉说漏了：“没没没，我估计呀。”

柯文：“我还真是十点以后回的家，一同学生日，我们聚了聚。你怎么估计出来的？”

林镇：“我？哈！什么能瞒过我呀？！男同学吧？”

柯文：“长着辫子的‘男同学’！”

林镇家，白静正和孙大年合伴奏。孙大年三十出头儿。长得挺帅，戴眼镜，挺讲究服饰。他钢琴弹得的确很棒。他只是偶尔地扫一眼乐谱，更多时目光是盯注着白静的脸。一段唱腔结束后，歌声、琴声的残响在屋内浮荡，白静闭目沉醉在尾音中迟迟不能自拔。孙大年的一只手抖颤着伸向白静握在胸前的双手，白静一睁眼，孙大年的手变为展臂伸腰舒口气的架式。

“白静，太棒了真的！唱得舒服极了！”“歇会儿钢琴大师，你吃苹果还是香蕉？……”

柯文：“……我们都哭了。那同学长得又漂亮又有才气，发了好多散文呢；是我们学校最有前程的‘首席才女’。啧啧！在涿州被汽车撞死了——”

蒋虎进来：“经理，你看这活儿咱们接不接？”递过来一叠图片、资料，“新开的一家‘体育健身中心’，有健身房，

娱乐场，还有个室内标准游泳池；规模不小。让咱们出个册子。”

林镇：“价钱怎么谈的？——合适咱当然得接了。”

蒋虎：“滑着呐那主任，他就不吐口儿，非要咱们去那儿玩儿玩儿再谈这事。估计是想给咱灌晕喽杀咱价儿。——说咱们要没事儿，二十号他就派车接咱们来。”

林镇：“老套子！不定谁晕呢。去！都去！正好儿咱集体去娱乐娱乐——好长时间没安排这样的活动了……”

林镇家。

孙大年：“……你进步很大！比那时候你气沉多了；那时候你声音发飘。音乐处理上如果再下点儿功夫，肯定你能成‘气候’！”

白静：“你是说再细点儿？”

孙大年：“恰恰相反，该粗犷的地方你应该再放开些，不要刻意注意声音；你是‘卡门’，是有野味儿的吉普赛姑娘，而不是楚楚动人的白静！”

白静：“楚楚动人。”在孙的盯注下，低下了头。

孙大年：“嗯，真的！白静，你真美！你像你的声音，不！比你的声音还美——不！你跟你的声音一样美——”

白静慌忙站起：“啊谢谢，咱们再合两段儿，我嗓子还真唱开了——”

孙大年：“不！白静你听我说，我——”

白静：“别说了求求你！”捂住耳朵，闭目咬唇。孙大年久久地注视着她，突然来到钢琴前坐下，双手砸下一组和弦。白静双眼无神地望着他……